

京/华/学/者/随/笔

姜
纬
堂
著

逝 日 留 痕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華書局影印

卷之三

逝日留痕



京/华/学/者/随/笔

逝日留痕

姜纬堂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逝日留痕/姜纬堂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9

(京华学者随笔)

ISBN 7-5035-1626-7

I. 逝… II. 姜…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6137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125

字数: 211 千字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12.20 元



姜纬堂 1936 年生于北京。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编、合著有《北京妇女报刊考》、《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北京历史文化便览》、《谈史说戏》、《北京的宗教》、《北京城市生活史》等，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作者肖像：高 莽 画

京

说古道今

说古道今

顾学颢 著

华

域里域外

域里域外

高莽 著

学

一分为三

一分为三

阎纲 著

者

避斋走笔

避斋走笔

高洪波 著

随

逝日留痕

逝日留痕

姜纬堂 著

笔

墨耕雅趣

墨耕雅趣

张建智 著

责任编辑 朱晋平 王 君

封面设计 王 岐 葛占基

版式设计 冯 力

责任校对 李 灵

京华学者随笔
丛书主编 王春瑜

序

王春瑜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通过当时的国务院政工组，发文至上海师范大学，调我来京工作时，同事裴汝诚教授（宋史专家）私下关切地对我说：“你在我们这儿是业务骨干，而那里可是藏龙卧虎……”裴老兄的言下之意，社科院人才荟萃，北京更是“水深波浪阔”，英贤逐浪高，担心我到北京后，可能压力太大，学术上无声无息。岁月匆匆，转瞬间十七年过去了。回首前尘，我常常想起当年老裴语重心长的话。虽然自感汗颜的是，至今我并没有作出了不起的贡献。但总算出版了十几本书，用我们在私下讲的行话说，在史学界——甚至还有文学界，报上户口。我想，这一点汝诚兄也会首肯的。

我这里所说的“甚至还有文学界”，是指我在治史之余，写了不少杂文、随笔，出版过四本集子，今年还会再出版一本。也正是因为我在文史园地垦春泥、端饭碗，才进一步切身感到，北京的文史界，真是个“藏龙卧虎”。即以写随笔的学者而论，我认识的以及虽不认识而通过作品心仪久之的，起码可举出几十位，倘若让熟稔文坛情况的女作家韩小蕙开名单，也许要翻一番。小蕙不仅自己写了不少随笔，出版过几本集子，而且对推动随笔的发展，不遗余力。她在所主编的《新现象随笔》序中，盛赞“谁也没有料到随笔会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崛起”。“可称为革命性的崛起”。也许有人会嫌“革命性”这三个字太耀眼，这里存而不论。

但随笔的崛起，却是不争的事实。前年冬天，我替上海的东方出版中心，编了《当代学者随笔丛书》、《当代记者随笔丛书》。这两套书的主要作者，都是北京的学者，以及学者型的记者。当时，我就强烈地感到，北京学术界有这样多写随笔的好手，应该编一套《京华学者随笔丛书》，献给读书界。随后，我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提出了建议，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需知，随笔虽拥有读者群，但毕竟属于严肃文学，不可能成为火爆的畅销书。每念及此，我觉得应当衷心感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对随笔创作的扶持。

学者随笔，顾名思义，是学者写的随笔。这套丛书的六位作者，都是不同专业有成就的学者。顾学颉先生是古典文学、古文献的专家，年过八十，是学林前辈；高莽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他用乌兰汉笔名发表的翻译作品，他还是著名的画家；姜纬堂先生以研究北京史鸣于时，他的朴学精神，更为同行所称道；阎纲先生、高洪波先生，虽然是读者熟悉的作家，但也是很有成就的文艺评论家，笔下散发着浓烈的书卷气，不失学者风貌；张建智先生独辟蹊径地从事《易经》与经营文化的研究，出版了专著，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尽管他们治学各有千秋，但都喜欢随笔，并不时写作随笔。令我特别感佩的是，顾学颉先生已年迈体衰，但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杂文风格很强的随笔，抨击时弊，对社会上的腐败风气，深恶痛绝，显示了传统学人的忧患意识。这是一个正直学者的灵魂所在。我一直以为，作为人文学者，如果连忧患意识都不具备，恐怕很难说有健全的灵魂。其实，在本丛书中，其他几位学者也无不如此。文学作品无疑需要多样化。事实上，读者的口味也各有不同。喜欢写风花雪月、男欢女爱、唉声叹气之类随笔的作者，尽可继续写下去。喜欢读的读者，也尽可照样读下去。但我坚信，类似本丛书的随笔，对社会更有益，也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至于弃绝空言，务去陈言，文笔洗炼，从不装腔作势，原是学者的本色，本丛书自然是不在话

下的。

我的这些老生常谈，对于本丛书的几位比我年长的学者来说，有班门弄斧之嫌。好在真正的学者，都是心心相印的，因而我也就不会有被讥笔拙之虞。出版这套丛书，与作者、编者，都是一次愉快的合作。我很珍惜与他们的友情。窗外，春光明媚。我祝福朋友们春常在，笔常新。

1997年4月17日下午
于京南方庄老牛堂

自序

公元1981年之秋，我结束了二十六载的在外飘蓬，调回生于斯、长于斯、家室亦在于斯的第二故乡北京。承先师谢刚主（国桢）教授推荐，得备员现所在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重操旧业，从事历史研究。跻身“翰苑”，于安定之生活条件下笃志于学术，以较昔时之备历坎坷、用非所学，的确夙愿酬偿，快慰平生。因而，决计一本“凭学问吃饭”之师训，焚膏继晷，甘“坐冷板凳”，期于后半生聊补蹉跎岁月之时间损失，得为社会勉尽绵薄，以不负时代，“对得起皇粮”。

出于幼所笃好，兼之单位以地方史为重点，故自兹以还，除涉足中国历史文化之某些领域外，较多地致力于北京历史文化研究。正式研究课题之外，间亦勉效涂鸦，不时于有关报刊刊布随笔性短文。有些固属“豆腐块”，所幸尚非载于“报屁股”，且自信均系有见之言，有感而发，绝非“炒回锅饭”之唾余。积而久之，累计竟达四百余篇。尽管皆非宏言谠论，不过“识小”而已，却谬承朋好之虚许，咸认为无妨选集付刊，甚至敦促再三。此番，春瑜兄主编《京华学者随笔》，辱蒙不弃，嘱自行编集，聊附骥尾。因有此书。

全书收文68篇。除1篇系50年代旧作外，余皆近十数年来之产物。均为曾经刊布者。一般皆仍原式，仅为订正刊印文字之错讹。其于内容有所增补者，均注明于篇末。

为使眉目清楚，姑就内容性质，大体分为四类。即：

谈故篇：均为对掌故之探研与记叙。或解说，或辨析，或考证，或陈述。旨在以独立之思索，实际之踏察，求真、求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其中，关于“王府井”一文，仅属钩玄，更全面的研究，见拙作《七百年来王府井》长文（载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王府井》）；关于牛街礼拜寺之故实，所收文仅涉大铜锅，更多的内情，可参拙作《北京的伊斯兰教》第一至十章（载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北京的宗教》）；说杨“六郎”、“三关”二文，系就拙作《杨家将史事识小录》（载《北京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试用北京土话，撷其要点而成。详细论证，限于篇幅，无以展开，致刊出后多有读者来信质询。关于所谓“苏三监狱”，我曾在《北京晚报》之《百家言》栏发一短文，加以澄清，继有文章颇不谓然，因选收已载于《谈史说戏》之《谈玉堂春》，用充答复。凡此，皆当附为说明。

述人篇：谈论人物者，属之。其中，为纳兰成德正名义，曾在1985年举行于承德的《纪念纳兰成德逝世三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过专题报告；关于张次溪文，因系供《中国京剧史》用，故仅谈其作为京剧史家之一侧面。实则，张氏之尤足称道者，乃其对北京史研究之贡献。欲知其详，请参拙作《张次溪与北京史研究》（载北京史研究会1982年9月编印《北京史研究》第2辑）。《追怀刚主师》一文，虽篇幅稍长，而不忍摒外者，非该文有何佳处，不过是文以人重，用志师恩，兼以订补《明史研究》刊出时之被删节部分及有关讹误。

观风篇：系对世态、学风的感想，和对有关当局的建议。均属就事论事，未必有关宏旨。意在说明笔者虽以研究历史为职任，但却非一味“坐拥书城”，“不食人间烟火”，只与故纸堆打交道。虽谈不上经世济用，但剧烈变动的现实世界和义无可遁的公民责任，毕竟使他有话要说，一吐为快。

品书篇：收书评类短文。既读书，必生感想，有评价。惟对滥捧场和迹近“托儿”式的不负责任的瞎评，笔者素持反对。选收所为书评，意在提请读者检验其果否坚持了向所主张，有无是类陋习。

上述四类短文，或不免于前贤时彦有所月旦、臧否，自信皆本诸实事求是，出以公心，对事而非对人。历史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凡不明、不实与无据者，皆当在求索、研判、存疑与澄清之列。对他人之言、他人之作，固当如是。对自己之言，自己之作，尤应如此。这才是科学的态度与言学的起点。在这方面，亟愿广大读者予以监督。

回溯自 50 年代刊布文字以来，实无可传之作。敝帚本不足自珍，况连帚都未必谈得上？今之结集，徒增惭作而已。其所以仍勉事筛选，以应成命者，只不过是想借此广求方家与博雅之指教，更愿聊充对先师逝世十五周年之纪念。命途多舛，皓首无成，深知愧对期许，只欲用以说明我确是在问学长途中，努力跋涉，未敢苟安、偷懒与走捷径，亦未随时俯仰，赶浪头，作媚俗事，愿他老九泉之下有以释怀。取名《逝日留痕》者，正以此也。

最后，应当感谢这些年来曾予我以诸多关怀和帮助的师友、朋好、同事，特别是视力甚差，仍不止一次地于百忙中审阅拙作论文、专书，并予指教的业师杨佩之（志玖）教授。有关报刊不鄙莠莠，惠予刊布拙作，同样令我铭感。老妻佩兰长期力疾操劳家事，俾我专心于所事，此书之成，自然有她的功劳，理宜附书。

由于这些年来曾从事回族与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研究，发表过有关论著，致不明实情者或误以为我系回族、穆斯林。愿附此声明：敝系汉族；素不奉宗教，与政治面目之为无党派同。

公元 1996 年岁阑，古年姜纬堂谨识于
京华两知二有之斋，时年六十有一。

目 录

自 序	(1)
-----	-----

谈 故 篇

汉房山侯国在山东	(3)
“三国”辨	(4)
武陵渔人原型不是刘子骥	(7)
“海王村”非辽始有	(8)
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说订误	(11)
说杨六郎	(13)
说“三关”	(16)
张冠李戴延寿寺	(19)
卢沟因何以“卢”称?	(22)
鱼藻池辨	(24)
从李冶、朱世杰的代数学说起	(26)
大都北垣为何南缩	(28)
朱元璋普法的启示	(31)
天安门真是“起源于木牌坊”吗?	(33)

东直门、西直门之“直”	(40)
朝阳门的读音	(42)
“王府井”何处寻	(45)
“木樨地”“木樨园”考	(47)
“外廊营”解	(49)
谈《玉堂春》	(51)
清华园主是何人	(60)
袁崇焕的墓和庙	(62)
后来居上领风骚 史迹斑驳话短长 ——略谈满族与北京	(64)
宣南与清代文化	(67)
牛街礼拜寺大铜锅涉及的历史问题	(70)
咸丰秘密销毁乾隆金钟之内幕	(77)
古人也用标点符号	(81)
保存佛经我国称最多	(83)
“祖母绿”并非无考	(87)
正阳门箭楼补遗	(90)
喜仁龙博士上当与北京城门别称	(92)

述 人 篇

刘备的子孙与北京	(99)
五百余年前的业余文保迷蔡通	(102)
康熙皇帝未曾私访	(104)
纳兰性德应为纳兰成德	(106)

白薯入京与福建陈氏	(109)
刘墉是文字狱的受害者吗?	(112)
最早被搬上舞台的报人	(116)
“三不”见为人	
——追怀刚主师	(119)
京剧史家张次溪	(131)

观 风 篇

论“借重名人”	(137)
学会与“官气”	(139)
也说“起哄”	(141)
别忘了现实，更别忘了大多数	(144)
百花山的高度与囚禁文天祥的土牢	(149)
主编与受罚	(151)
非止喧宾夺主	(154)
有感于《祭酒掌兵》	(156)
国宝复原话琼岛	(158)
“阶梯”三愿	(160)
冷板凳上炼真功	
——王云森教授期颐寿言	(163)
关于炎黄阪泉之战纪念地辨争的思考	(166)
洪秀全的“发式”与历史“顾问”	(169)
街巷长短应着眼于方便	
——北京街巷命名刍议之一	(172)